

儒與商之間：馮夢龍《三言》的 編輯策略與商業出版

潘芊樺

摘要

論及通俗小說的發展過程與明代庶民社會現象時，馮夢龍（1574-1646）的《三言》鮮少缺席在討論的案例裡，這顯示出該作品在明代通俗文學與文化中的重要性。然而馮夢龍與其編纂的《三言》，所涵括的意義與特殊性質，不單是短篇白話小說的集大成者這文學層面的成果，更是明代商業出版文化的獨特縮影，此亦為本文企圖切入馮氏與其作品的另一種研究途徑——本文將以「儒與商之間」作為討論的主軸，並於文學性、藝術性的立場之外，從出版與市場的角度來探論馮夢龍《三言》的商品性質，並透過識語、自序、版式、評點與故事內容的刪改來比較與推論，發現馮氏雖作為書香世家的傳統文人，然在大眾商業出版物的範疇中，亦能基於市場需求、讀者群體等面向，將儒家思想融入商業操作中並受到市場肯定，這些細微的呈現，或可推展出研究馮夢龍、《三言》以及明代商業出版文化不同的觀察視角。

關鍵字：馮夢龍、三言、商業出版、編輯、通俗文學

感謝兩位審查委員所提供的寶貴建議與認真嚴實的審稿流程，大幅度地彌補了獨立書寫時易產生的盲點，也因為有這些提點，本文方有趨近完整的可能，在此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潘芊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e-mail: cianhua0824@gmail.com

Confucianism vs. Commerce: Editing Strategy and Commercial Publishing of Feng's *San yan*

Pan, Chien-Hua

Abstract

Menglong Feng (1574–1646)'s *San yan* are indispensable to discussion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vernacular novels and the social phenomena of commons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three wor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o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for being the epitome of vernacular short stories in the significance and specificity terms, they represented the unique miniature of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is another way that this paper intends to investigate Feng's works: How a traditional scholar from a scholarly family shuffled across the vernacular and commercial publications? How Feng 'commercialized' Confucianism through business-oriented publications? How Feng defined his own publications as a publisher and a writer? What are the intera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is self-positioning and his response to the commercial publishing marke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Confucianism vs. Commerce' as the subject matter, in addition to Feng's literary statu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rchandise quality of Feng's *San yan* in terms of publishing and marketing and how he presented the editing strategy in the commercial market as a publisher.

Keywords: Menglong Feng, *San yan*, commercial publishing, editing, vernacular literature

Pan,Chien-Hua: PhD studen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壹、前言

論及通俗小說的發展過程與明代庶民社會現象時，馮夢龍（1574-1646）的《三言》鮮少缺席在討論的案例裡，¹這彰顯了該作品在明代文學與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可惜時至清代，在朝廷書籍控管以及書商擅自改版翻修等因素下，導致《三言》書籍散佚情況嚴重、版本雜亂，²直至近代，方有學者重蒐書文，並對其內容與源流做出詳細的考訂，³強化了近代對於《三言》研究。

然而馮夢龍與其編纂的《三言》，⁴所涵括的意義與特殊性質，不單是短

-
- ¹ 馮夢龍所編成的《三言》，即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的合稱，而《喻世明言》最初又名為《古今小說》，本文中除了特定的引文與內容會直指全名，其餘概以《三言》簡稱之。而筆者於此先說明，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在歷來的討論上，時常與《三言》並置，實際上凌氏的《二拍》也是向馮夢龍致敬之作，但兩人的身分立足點上有相當程度的不同，馮夢龍是以文人身分參與出版事業，而凌蒙初與其家族本就長期經營書坊，這出發點的不同，使其對於作品編輯策略的差異頗大，而這兩人的差異其實也反映出明代兩類出版人的不同面向，這有相當大可以討論的空間，可惜非短文能處理，故本文將先聚焦於馮夢龍的脈絡之上，凌蒙初之《二拍》於此，主要是引其部分內文作為參佐，暫不列入討論的空間。
- ² 《三言》書籍散佚與版本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是清代小說禁毀令的壓抑，這部分可以參考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書中所列出的訊息，在清初大規模地禁止刻印淫辭小說，而在清代流傳度較《三言》更廣的《今古奇觀》，亦在禁毀之列；或見繆詠禾於《馮夢龍和三言》一書中，有概略性提及書籍被「全毀」或是「抽毀」的情況，詳參繆詠禾：《馮夢龍和三言》（臺北：萬卷樓，1993年6月），頁92。；其二則是書商擅修內容，導致版本多雜，所幸學界在探論版本問題的研究成果豐碩，簡明易懂者，可參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6月）；除卻這兩個原因之外，筆者認為《三言》散佚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於書籍市場定位非傳世之書，而是商業性的通俗的讀物，加上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一直不高，即便如《三言》的序文中認為小說可作經史之輔，但實際上到了晚清梁啟超等人大力倡導後，才把小說的地位拉升，這部分的詳細論述在下文會繼續提及。是以《三言》在易代、戰亂之際，少有存本，現流通於世的版本主要是民國後由學者在海外蒐羅複印而出。
- ³ 關於《三言》的源流考訂成果頗多，但非本文重點，以下略舉數本著作，以佐其豐，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5月）、〔日〕小川陽一：《三言二拍本事論考集成》（東京：新興社，1981年11月）、譚正璧：《譚正璧學術著作集：三言兩拍源流考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 ⁴ 馮夢龍所編纂的《三言》版本多雜，幸有歷代學者積極推考其源流與出版，本文所採用的《三言》之內文引言、目錄索引，除非有特別標明者，均以現存最早版本，收錄於《古本小說叢刊》者為來源，其版本如下：《古今小說》（天許齋）、《警世通言》（兼善堂）、《醒世恆言》（金闔葉敬池）。

篇白話小說的集大成者這文學層面的成果，⁵更是明代商業出版文化的一個獨特縮影，而這也是本文企圖切入馮氏與其作品的另一種研究途徑——一個書香世家的傳統文人，如何穿梭於大眾商業出版物裡？而這在商業意識主導下的出版物，馮夢龍如何將儒家思想融入商業操作之中？馮夢龍作為一個出版者、一個文化人，是如何去定義自己的出版品，而他的自我定位又與明清時期的商業出版市場回應、有著何種的互動與差異？

本文將以「儒與商之間」作為討論的主軸，於文學的立場之外，從出版與市場的角度來探論馮夢龍《三言》的商品性質，與其作為出版人在商業市場中的編輯策略是如何呈現。

⁵ 學界目前對於馮夢龍與《三言》的研究成果頗豐，以下主要以專書、學位論文為主，單篇論文與文學史中的成果暫不列入其中。以馮夢龍為研究主體者有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陸樹勳：《馮夢龍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9月）、繆詠禾：《馮夢龍和三言》（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臺北：萬卷樓，1993年6月，繆氏以同一書名出了兩本關於馮夢龍的研究，內容大同小異，然1992年遼寧出版社之作者名稱為繆詠禾，1993年萬卷樓則作繆詠禾，作者名稱不同，實為同一人）、王凌：《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探幽》（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1992年3月）、陸樹勳：《馮夢龍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6月）、劉淑娟：《馮夢龍通俗文學志業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1月）、聶付生：《馮夢龍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12月），在這些著作之中，主要集中馮夢龍的生平、文學成就、作品藝術性、《三言》版本問題考證之上，其中王氏的著作較為趣味，他於書中提出馮夢龍研究應該擁有的新突破，並聚焦在馮夢龍的思想與作品中的階級制度、反封建的表現，筆者認為王氏的說法其實有些太過，他確實點出馮夢龍於心學的研究面有深入著墨的可能，但筆者認為王氏的研究忽略了《三言》的商品性質，甚至給予了過高的文學價值詮釋。此外，聚焦在社會面的研究則有：王鴻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1994年6月）、黃明芳：《馮夢龍編作《三言》的社會經濟基礎》（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年3月），這兩本的研究較細膩地呈現了明代的社會經濟與思想，可作為理解馮夢龍編纂《三言》的背景認知，然而由這些研究的成果來看，以出版與商業角度來切入研究者其實較少，如〔日〕大木康在《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一書中，以出版人的角度來談論馮夢龍的出版事業，便是少數的學術成果之一，而這也是本文想繼續著墨之處。

貳、以儒入商：馮夢龍《三言》成書的出發點 與其商業指標性變化

出身於士大夫家庭的馮夢龍，自幼研讀經書，為其生命中儒家風範的成分奠下一定的基礎，⁶然其科考仕途並不順遂，直到崇禎三年（1630）方補歲貢，⁷該年馮夢龍已57歲。作為朝廷官員的生命可能從57歲始有紀錄，但從書籍編輯的生命歷程來看，早自33歲便有所產出，⁸其一生著述頗豐，交友網絡多為當時著名文人與出版人，從其文人社群活動過程中，不難窺看出馮夢龍的儒家精神與其思想中所潛藏的心學理念。⁹

然而明代的商業出版之興、馮夢龍用最力深的通俗文學，其出版的主要目

⁶ 馮夢龍於其所編纂的科考用書《麟經指月·發凡》中提出：「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笈，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纂為成書，楚頗為同人許可。」可以看出他多年來對於經書的用心與其所得。詳見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 第17冊：麟經指月》（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9月），頁1。

⁷ 《福寧府志》（清光緒重刊版）17卷，資料出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資料庫：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網站：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index.php最後查詢時間：2017年1月15日15：52）

⁸ 由大木康的研究指出，馮夢龍編刊書籍最早的資料是在萬曆35年（1607-01-28～1608-02-15），參與董斯張所編纂的《廣博物誌》，在其卷23〈閨壺〉中有「吳越馮夢龍訂」之字樣，詳參〔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譯：《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頁90。然筆者查對後，《廣博物志》僅在高暉堂存卷的版本中可見「馮夢龍定」之字樣，於《欽定四庫全書》本已不見此筆資料。

⁹ 蘇州出身的馮夢龍交遊網絡十分廣闊，除了積極參與文人社群團體，與董斯張、沈璟、毛晉等人均有往來之外，在戲曲與小說的同好圈中，亦與沈德福、祁彪佳等人有交集，值得注意的是，在泰昌元年9月（1620年），馮夢龍前往麻城（湖北省）講學，結交了丘長儒、梅之煥、梅之煩等人，並始與李贄的心學思想有所接觸，筆者認為，從馮夢龍的交友網絡來看，其作詩文、講學、求功名等的行為，與同時期的文人並無太大的出入，而其接受李贄思想後，在後期馮夢龍編纂的作品中，也確實表現出了對於「情性」的追求與肯定，但筆者不會認為這是馮氏異於他人的優越之處，而是在整個文化思想氛圍中，馮夢龍將他所認同的思維，表現在他的出版品之上，並透過對於出版品不同的定位來微調，使出版物更符合於市場所期待的，這一部分會在後面的文章繼續討論，而關於馮氏交友的研究，可見王凌：《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探幽》，頁29-34；黃明芳：《馮夢龍編作《三言》的社會經濟基礎》，頁10-23。

的不同於一般家刻書籍傳世所需，乃是基於市場的需求性，¹⁰也就是說出版品本身即為「商品」，而觀察明代中後期書坊主與作者、編輯者的關係已是十分緊密，馮夢龍身家雖屬於中高階層的文人家庭，亦未經營有世代傳承的大規模商業書坊，但已屬於長期的稿件提供者，並與書坊主有緊密的互動，擁有著「出版人」的身分，是以馮氏其人與其作，仍有部分屬於明代商業出版範疇中可探究的要素，¹¹故本段落採「以儒入商」為出發點，聚焦於馮夢龍在《三言》的成書經過中，他如何展現儒家的精神與商業考量。

馮夢龍《三言》與出版的過程前後歷時約6年，¹²最先出的《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在天啓元年（1621）左右，¹³由天許齋所刊行，¹⁴在刊本的封面題有「全像古今小說」（如圖1）之字樣，而明代通俗刊物之出

¹⁰ 筆者於此補述，馮夢龍編《三言》的出發點是以「商業」為取向，但到了最後，他自己確實有在序文中提出「傳世」的理念，但從現有的資料來說，無法推斷馮夢龍的「傳世」之說，究竟是為了符合市場期待的假說，或是他真的有此念頭，但以整個市場的反應來看，《三言》一書最後仍是以消閒文學的定位在市場上流通，亦如前所言，清代仍將此作歸為禁毀之列，於是可以確知者，馮夢龍的「傳世」理想，顯然地沒有被實現。

¹¹ 明代商業出版發達，坊刻小說的稿件來源主要分作購刻、徵稿、組織編寫以及書坊主自行創作這幾種，馮夢龍的《三言》即是屬於書坊主為了營利需求而請其編纂，隨後購入刊行出版的類別，而這也是本文將其定位為「商品」來觀察而非是「文學作品」的主因。關於坊刻小說之稿源等相關論述，參見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0月），頁72-116。

¹² 這6年的時間推算是概括《三言》從《古今小說》的出版到《醒世恆言》的出版時間，馮夢龍於這期間內，並非全專注於三言的編纂，尚有其他書籍出版，筆者於此標明時間，乃是指《三言》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販售前後的歷時。

¹³ 《古今小說》天許齋的出版年月實無法考定，前人研究推考出，出版時間應落在天啓元年到天啓四年之間，詳參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頁32。

¹⁴ 天許齋版本的《古今小說》是現存最早的版本，然陸樹嵩認為天許齋的版本的書籍，應該不是最早的版本，而是先由綠天館——也就是馮夢龍自行刊刻，並主張天許齋出版之前，市面上應該已有《三言》通行，天許齋是購得全本之後，才計劃分次刊行。參見陸樹嵩：《馮夢龍散論》，頁15-16。而在明末衍慶堂所出之《重刻增補古今小說喻世名言》的識語中（詳見後文），也同樣指出綠天館為原刻，然而此本屬於後出之作，時間更晚於天許齋，但綜論來看，由於目前現存的證據的有限，陸氏的說法也是推論的一種，故本文不在此討論天許齋是否為原刻本，但可以確定並進行論述的，天許齋的識語猶可作為市場出版品的定位參佐，其為原刻與否，雖無法追究，但在商業策略的變化之上，筆者認為這仍有其討論空間，至少它是現存最早的版本。

版，圖像的刊刻是吸引讀者重要的一環，¹⁵出版商於封面特別指明這一點，在定位的歸類上已有明確的表現，又見其識語云：

小說如《三國志》、《水滸傳》，稱巨觀矣。其有一人一事可資談笑者，猶雜劇之於傳奇，不可偏廢也。本齋購得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為初刻云。

天許齋藏版¹⁶



圖1 天許齋《古今小說》

由天許齋的宣傳文字可理解的訊息有二，其一，在《古今小說》出版當

¹⁵ 關於消閒讀物與圖畫的關係，董捷在論及明代的版畫與出版文化時，有提出插圖版畫可視作當時文化與商業競爭的表現，詳參董捷：《版畫及其創造者——明末湖州刻書與版畫創作》（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5年5月），頁9-11。此外，同為明代出版人的凌蒙初，在刊刻《西廂記·凡例》中提及：「是刻實供博雅之助，當作文章觀，不當作戲曲相也，自可不必圖畫。但世人重脂粉，恐反有嫌無像之為缺事者，故以每本題目、正名四句，句繪一幅，亦獵教之意云爾。」（此段文字應出〔明〕凌蒙初：《西廂記·凡例》，朱墨套印本，上海圖書館館藏。然筆者無能見其原本，轉引自董捷：《版畫及其創造者——明末湖州刻書與版畫創作》，頁74）由凌氏這段話來看，在明代的商業市場中，圖畫對於非文章之消閒讀物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¹⁶ 〔明〕馮夢龍：《古今小說》，《古本小說叢刊第31籍》（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0月），頁1。

時，馮夢龍應已完成《三言》的全數編輯，¹⁷而分次刻印的安排，則為出版商的考量，至於其考量原因不詳，但筆者認為其市場試探性的意味或許比較濃厚，甚至在書籍的命名之上，《古今小說》並不像後出的《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從名稱就可看出「警世」、「醒世」的意味，相對著選用「古今」這種多數再編選集或叢書慣用的命名方式，¹⁸都顯示該書問世之時對於市場風向的試探；其二，書商對於《古今小說》該書出版的定位，這段識語中指出了書籍的內容是「古今名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在明中葉的通俗小說發展上，與講史小說這一大主流有所呼應，再者書商提出了《三國誌》與《水滸傳》這兩部長篇巨作，除了肯定其價值，帶出《古今小說》這類短篇小說「可資談笑」的

¹⁷ 從大木康所推考出的資料來看，馮夢龍在《三言》所出版的這6年之間，共計編纂出版了12部書籍，但這些書籍的內容駁雜，除了依憑馮氏家藏書籍的豐富的幫助之外，同時也會依賴往來友人家中的書籍協助，大木康於書中便引了馮夢龍在《智囊補》的自序中的文句：「余坐蔣氏三經齋小樓近兩月，目不窺園，輯成《智囊》27卷。」並由此推之馮夢龍編纂書籍的情況。詳參〔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譯：《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頁94-96。此外，筆者認為馮夢龍編輯書籍的情況同時多本一起進行，因其所出之書籍，部分所用的素材是相似的，比如《三言》與《情史類略》，而這部分在文後會提及，而大木康所推考的馮夢龍出版作品及其時間如下：

年份	書名
泰昌元年（1620）	《麟經指月》（開美堂） 《新平妖傳》（天許齋）
天啓元年（1621）前後	《古今小說》（天許齋）
天啓4年（1624）	《警世通言》（金陵兼善堂）
天啓5年（1625）	《春秋衡庫》（閩門葉昆池）
天啓6年（1626）	《智囊》、《太平廣記抄》
天啓7年（1627）	《醒世恒言》（金閩葉敬池）、《太霞新奏》
天啓年間 （1621-1627）	《四書指月》、《古今概談》、《情史類略》 《如面談》（出版年未詳，卷首有鍾惺的序，鍾惺歿於天啓4年。）
崇禎元年（1628）	《墨憨齋新定灑雪堂傳奇》

¹⁸ 在萬曆到天啓年間用「古今」一詞來命名的作品相當多，戲曲類如脈望館抄校本的《古今雜劇》、雜史類有吳琯編輯的《古今逸史》、詩文選集有釋正勉選輯的《古今禪藻集》、小說類別則有余象斗所出《新編增補全像評林古今列女傳》，此外馮夢龍自己所輯選的筆記小說《古今譚概》、歷史演義小說《古今列女傳演義》……等，均用「古今」作為標題命名，可見這是當時流行的書名命名方式之一。

功能之外，又在「歷史」與「人物」的層面上再次呼應《古今小說》的類型定位，也就是說，在書商認知中，《古今小說》是一種包含了大眾喜愛的歷史題材、人物故事的消閒的娛樂商品，並不特別強調其教化的功能。

但若是回看到出版商、書商的身分上，其實還有一個無法被確定的問題：「天許齋究竟是不是馮夢龍本人？」魏子雲在《金瓶梅散論》一書中，有段的評述如下：

根據今人所編，馮夢龍叢書之馮夢龍詩文一書，我們知道凡是馮夢龍編輯的書，全是馮氏自己梓行，如天許齋、墨憨齋、綠天館以及吳郡寶翰樓，都是馮夢龍的出版標誌，換言之，馮氏在萬曆四十年前後，已經在經營出版業了。¹⁹

若依循這個說法，那麼馮夢龍與書商其實是同一人，是以前文識語所謂的「本齋購得」以及後文序文中提到的「因賈人之請」，都可看作是馮夢龍因為立場換位而有的語言包裝。²⁰

由於目前沒有決定性的資料來拍板定案出版商的真實身分究竟是誰，多數皆屬於學者的推論，是以無論天許齋、綠天館是不是馮夢龍本人所操持，筆都認為立場上，依然是可以分開來探討，畢竟編選、修潤到定稿有可能是由馮夢龍一人來決定，而在出版印刷的部分，馮夢龍應該會有其他的經營合作對象，因此本文還是傾向於將編輯者的立場與出版商兩者分開來討論，即便兩者的背後可能是同一個人，然而目標取向上卻還是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且除了天許齋所出的版本可能會有此模糊的灰色地帶之外，後續由兼善堂、三桂堂、金閭葉敬池、衍慶堂所刊印的版本，則是更純粹是兩個立場的看法，於是接續這立場不同的討論，除了上述出版方的消閒定位之外，馮夢龍自己在《古今小說》的序言中，卻是以另一個立場來論述，並有意重新定義小說的歷史位置：

¹⁹ 魏子雲：《金瓶梅散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7月），頁113。

²⁰ 本文初稿曾口頭發表於「二十一世紀的明清研究：新視角、新發現、新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會議中感謝東吳大學連文萍教授提出出版商的身分問題與若干論述建議，使筆者得以針對此部分提出調整與更完善的思考。

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於唐，而浸淫於宋。韓非、列禦寇諸人，小說之祖也。《吳越春秋》等書，雖出炎漢，然秦火之後，著述猶希。迨開元以降，而文人之筆橫矣。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璫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厚酬。於是內璫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數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內庭，其傳佈民間者，什不一二耳。²¹

馮夢龍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界定小說的地位後，又以說書的受歡迎來定義出通俗小說的在當時的重要性，同時也點出宋元話本小說在當時並無集結之作的情况，此外，他在序文的後段提出：

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今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為一刻。余顧而樂之，因索筆而弁其首。²²

從這樣的發言，可以整理出的訊息有三：其一，馮夢龍延續對通俗小說的肯定，並定位了《古今小說》的讀者群——是屬於多數的「里耳」，也就是面向市場的大眾取向，在這一點關於讀者群眾的定位上，其實是傾向商業，也與書商所謂「可資談笑」的定位相同；其二，馮夢龍認同通俗小說的教化功能，而他的環境是有大量藏書可供其作編纂；其三，《古今小說》的編纂與刻印成書，是由書商（或是基於商業取向）來推動。

從第一點與第三點以及書商的識語來看，《古今小說》的成書出發點，商業性質相當濃厚，至於馮夢龍作為儒生之表現，則呈現在教化部分。雖然書坊

²¹ [明]馮夢龍：《古今小說》，《古本小說叢刊第31籍》，頁3-6。

²² [明]馮夢龍：《古今小說》，《古本小說叢刊第31籍》，頁3-6。

主獲利的立場與馮夢龍的出發點不完全扣合，但《古今小說》問世後，應該受到市場上極大歡迎，而馮夢龍這種以「小說為教化之法」的理念，也受到了市場肯定，其一表現在天啓4年（1624）兼善堂所出版的《警世通言》的識語中（如圖2），書商認同了馮夢龍的理念：

自昔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便於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淫詞，大傷雅道，本坊恥之。茲刻出自平平閣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語不敢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不棄也。

金陵兼善堂謹識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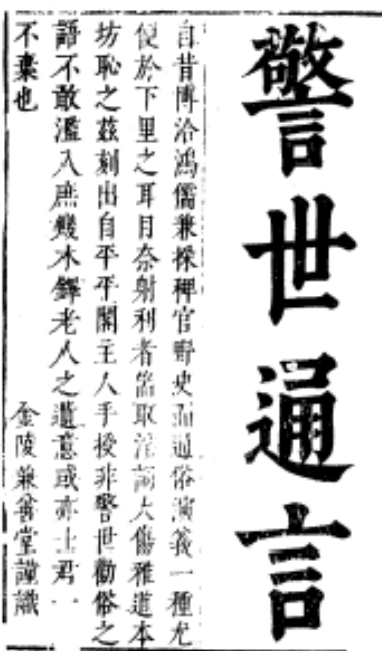


圖2 兼善堂《警世通言》



圖3 三桂堂《警世通言》

《警世通言》問世時，在名稱之上並不再強調「全像」，而書商的識語也從「可資談笑」改為「警世勸俗」，且預設的讀者群，不單只局限於大眾，刻

²³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古本小說叢刊第32籍》，頁201。

意提及了士君子。而從馮夢龍自己的序言來看，便繼續維持著「以道聽途說為學問，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²⁴的立場，並更加明確地指出：

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其真者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而贗者亦必有一番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

事真而理不贗，即事贗而理亦真，不害於風化，不謬於聖賢，不戾於詩書經史。若此者，其可廢乎？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誌》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為？」夫能使里中兒頓有刮骨療毒之勇，推此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通，導情情出。視彼切磋之彥，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喪質。所得竟未知孰贗而孰真也。²⁵

從這段發言對比起《古今小說》出版時，僅談「嘉惠里耳」來說，馮夢龍他再次強調小說的重要性與通俗文學的教化性質。但筆者認為，這宣言除了可說是馮夢龍自己的儒者立場之外，亦包含部分商業性質之考量。

只是比起《古今小說》剛問世的讀者群設定與出版物定位來說，馮夢龍與書商重新定位了《三言》的立場，但可惜資料缺乏，無能有明確證據來推論，從《古今小說》到《警世通言》的出版，出版商之更動、以及書商所提的「出自平平閣主人手授」對比在《古今小說》中，馮夢龍自言：「因賈人之請」前後的差異，有沒有可能是馮夢龍主觀意識加入其中，重新選擇能認同自己理念的書商，這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除了兼善堂之外，三桂堂、衍慶堂也相繼出版了《警世通言》，²⁶而在識語的部分其立場大多也相同（如圖

²⁴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古本小說叢刊第32籍》，頁206。

²⁵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古本小說叢刊第32籍》，頁206。

²⁶ 明代兼善堂、三桂堂、衍慶堂所出之版本，內頁均標是天啓四年，但這應該是原始刻版完成的時間，而非實際印刷時間，故以現存之資料，無法推定三者流通於市面上的時間落差以及其實際印刷出版時間，就孫楷第之考據，衍慶堂應為後出之版。詳參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年12月），頁107。

3)，²⁷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書籍的定位有所更動，仍不減《警世通言》市場上暢銷。

而這以「小說為教化之法」的定位，受到了市場肯定的另一個表現，則在明末藝林衍慶堂所出的：《重刻增補古今小說喻世明言》的識語上，該版所出的年代最晚，是24卷版，取《古今小說》之殘版重新補刻，該版本值得玩味之處在其封面題字與識語（如圖4）：

緣天館初刻古今小說□十種，見者侈為奇觀，聞者爭為擊節，而流傳未廣，闕置可惜。今板歸本坊，重加較訂□誤補遺，題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顯易可以□□人心，相勸於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

藝林衍慶堂謹識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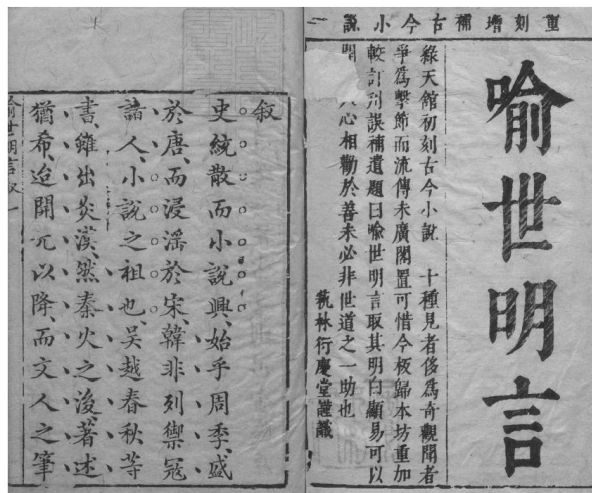


圖4 藝林衍慶堂《重刻增補古今小說喻世明言》

²⁷ 就《警世通言》而言，筆者未見明代衍慶堂的書影，無能論斷，但三桂堂版的識語與兼善堂相同，而就孫楷第與胡萬川所載，明代衍慶堂所刻之《警世通言》有兩本，一為《二刻增補警世通言》，此本非全本，現藏於大連圖書館，另一本則是24卷本的《警世通言》，現藏於日本天理大學，此二本之版式內容與刻圖亦與兼善堂相同，部分內頁應為同版再刊之出版品，而此後出之作，就衍慶堂《重刻增補古今小說喻世明言》中的識語來看（文後有提），同為增補後出之作，其立場應該是相同的。關於《警世通言》版本考訂，請見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頁32-33。

²⁸ [明]馮夢龍：《重刻增補古今小說喻世明言》原刻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

這再刻增補的識語中，可以得知古今小說最初原刻可能是綠天館，而其當初問世之時，造成了「見者侈為奇觀，聞者爭為擊節」的風潮，再次證明了該作於市場上的受歡迎程度，其次再看其題名之布置，「全像」的字樣已然消失，而原本「古今小說」之名也縮小，占據主視覺的乃是「喻世明言」四字，配合上文中所提「相勸於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的說法，可以得知衍慶堂再次刊刻古今小說時，書坊主判定市場所認同的定位點是在教化之上，在宣傳的立場上取擇了與馮夢龍站在同一邊。

另外，於天啓7年（1627）由金閩葉敬池所出版的《醒世恆言》，此本的封面已無識語，²⁹僅在「醒世恆言」四大字的右上方，標明有「繪像古今小說」（如圖5），其序文：

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恆心。此《醒世恆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³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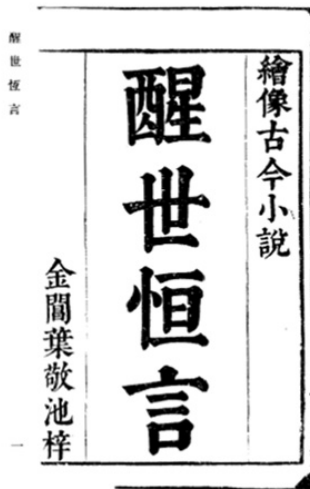


圖5 金閩葉敬池《醒世恆言》

²⁹ 金閩葉敬池與金閩葉敬溪所刻之《醒世恆言》大抵相同，據孫楷第所記，差異在金閩葉敬溪所刻之《醒世恆言》右上僅存「繪像」之字樣，不再提「古今小說」，詳參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107。而目前留有識語者，為衍慶堂所出之版本。

³⁰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古本小說叢刊第30籍》，頁3-4。

這段訊息是後來學者推論最早出的《古今小說》即《喻世明言》一書的主要依據，³¹而從中也可以解讀出馮夢龍在序文的操作之上，有呼應到最早出版的書籍之上，完成《三言》的整體性，將「古今小說」一詞成爲《三言》的總括，並強化他自己編纂此書的預設立場：「導愚→適俗→習之不厭」，但細論《三言》的成書出發點，其實有其變化的，即便一開始是以「商業」的切入，但到了《醒世恆言》時，馮夢龍個人作爲儒生的編輯理念，卻是有強化而出，見其序文後段：

言恆而人恆，人恆而天亦得其恆，萬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則茲刻者，雖與《康衢》、《擊壤》之歌，並傳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以《明言》、《通言》、《恆言》為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若夫淫譚褻語，取快一時，貽穢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藥飲人，吾不知視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³²

馮夢龍再次強調以通俗小說作爲六經國史之輔的角色，並在《三言》這以商業出版爲主要取向的消閒讀物中，表達了自己的傳世理想，這也是其「以儒入商」的表現。然而在這段序言中，有一項值得細細審思，馮夢龍最後問了一句「吾不知視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這無疑是以編輯者的角度在向「預設讀者群」問話，那麼問題來了，《三言》的讀者群究竟是誰？究竟哪一個消費群體是書商與馮夢龍所期待的？

筆者認爲，雖然《三言》內容共120回，早在《古今小說》問世時便已編纂完成，但是他預設的閱讀群眾，實質上是有所更動，這更動之後因爲市場的反應仍佳，是以增強了馮夢龍在序言上，強化儒者立場的意念，也就是說，馮夢龍後期讀者預設群體的改變，可以有兩個解釋，一個是他儒者身分的自覺，促使他一再地去強化自己教化的立場；第二個則是，《古今小說》問世之後，市場的反應讓馮夢龍與書商一致認爲，站穩道德的立場之後，他們可以獲得的市場將更大，爲簡化說明，以下以表格示之：

³¹ 關於《古今小說》異名《喻世明言》之考訂，可見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頁30-31。

³²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古本小說叢刊第30籍》，頁3-6。

表1 《三言》出版定位與預設讀者變化表

	《古今小說》	《警世通言》	《醒世恆言》
出版年 ³³	天啓元年到4年之間	天啓4年	天啓7年
出版商與版本 ³⁴	(明)天許齋 (明)衍慶堂 ³⁵	(明)兼善堂 (明)衍慶堂、三桂堂 (清初)三桂堂	(明)金閻葉敬池 (明)金閻葉敬溪、衍慶堂 (清初)衍慶堂
識語指涉目的 ³⁶	可資談笑者。 (引天許齋版)	奈射利者而取淫詞，大傷雅道，本坊恥之。茲刻出自平平閣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語不敢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不棄也。 (引兼善堂版)	本坊重價購求古今通俗演義一百二十種，初刻為《喻世明言》，二刻為《警世通言》，海內均奉為鄴架玩珍矣。茲三刻為《醒世恆言》，種種典實，事事奇觀，總取木鐸醒世之意，並前刻之成完璧云。 (引明代衍慶堂版，金閻葉敬池、金閻葉敬溪兩版均無識語，清代衍慶堂識語與明相同)
編者序文指涉成書原因	因賈人之請。	於是乎村夫稚子、里婦幼兒，以甲是乙非為喜怒，以前因後果為勸懲，以道聽途說為學問，而通俗演義一種遂足以佐經書史傳之窮。	而尚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恆心。此《醒世恆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

(接下表)

³³ 此處之出版年，乃以序文中所標註之紀年為主，非實際刻印年代。

³⁴ 《三言》的版本資料極其多雜且或有錯亂誤會之處，本表整理自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陸樹勳：《馮夢龍散論》、黃明芳：《馮夢龍編作《三言》的社會經濟基礎》、程國賦：〈明清通俗小說識語研究〉等前人研究。

³⁵ 衍慶堂所出之《重刻增補古今小說喻世明言》的時間為明末，故在此雖與天許齋並列，但其識語所指涉的預設讀者對象，並不與天許齋一致、也非是反例，因其出版的時間應在《醒世恆言》之後。

³⁶ 於書籍封面的介紹語，相當於現今書籍寫於封底、書腰之上的文案，在本文的推論中視其為出版商預設的成書之因。關於明清小說識語的多種功用與介紹，詳可見程國賦：〈明清通俗小說識語研究〉，《文藝研究》2009年第4期，頁30-34。

《醒世恆言》 重新定位成書 原因與功用	導愚 → 適俗 → 習之而不厭		
預設讀者群	里耳。	士君子、村夫稚子、里婦幼兒。	里耳。 ³⁷

從表格之中可以理解，《三言》的出版，其預設讀者群與自我定位是有經過修正與變化的，雖然目前現存的資料，難以有實際的數據來計算《三言》的銷量，³⁸但從凌蒙初所著的《拍案驚奇·序》來看：

獨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而宋元舊種，亦被搜括殆盡。肆中人見其行世頗捷，意余當別有秘本，圖出而衡之。³⁹

《三言》在當時銷售量應該非常良好，這使得書肆主人商請凌蒙初來撰寫類似的刊物以圖利。然而需要注意的，凌蒙初的這段序文除了指出《三言》的受歡迎之外，也點出了他受歡迎的原因「頗存雅道，時著良規」，然而從這點再回去對照馮夢龍在《古今小說》中一開始的自我定位，並不是完全吻合，是以筆者進一步想推論的是，《三言》在市場的成功，或許是馮夢龍逐次調整出版品定位所致，總論而言，從《三言》定位與預設讀者的變化來看，筆者認為馮夢

³⁷ 表面上講仍是預設里耳為主要讀者群，但序文中一再強調《三言》可佐經史之用，比如：「崇儒之代，不廢二教，亦謂導愚適俗，或有藉焉。以二教為儒之輔可也。以《明言》、《通言》、《恆言》為六經國史之輔，不亦可乎？若夫淫譚褻語，取快一時，貽穢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藥飲人，吾不知視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這一段的論述，對於一般里耳而言，並無實際的意義，故筆者認為馮夢龍實際上有將士人群體納入預設讀者的範疇裡。

³⁸ 繆詠禾在其著作中認為，在天啓4年裡「同一年裡有四大書肆都刊行了這部書」，確實可以認為《醒世恆言》的銷量可觀，詳參繆詠禾：《馮夢龍與三言》（遼寧教育出版社），頁23。但筆者對這項研究抱持存疑的態度，一來是雖然有三間書坊刻該書籍，但書中「天啓4年」之字樣，有可能僅是翻用原刻版，無法代表實際刻印的時代，然而遺憾的是，從目前的資料中，並沒有充足的證據可以推出各個刻本的實際出版日期，但這並不影響《三言》在市場上受歡迎的事實。

³⁹ [明]凌蒙初：《拍案驚奇》，《古本小說叢刊第13籍》（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0月），頁8-9。

龍身為儒者的立場與自覺，一直左右著他書籍出版方向，最初由書商所促成，以商品的方式來成書時，馮夢龍是以儒者的身分來加入這場商業行為，然市場的反應，或可讓馮夢龍與書商發現到，在「射利」的商業出版品中，加入儒者的教化立場，對其商品的市場銷售，其實是有正面的影響，更可以拓開讀者群的範圍，而這樣型態的作品模式，與市場的受歡迎度，在實際的編纂面上又是如何執行的？將於下個部分進行討論。

參、以商釋儒：編輯者對書籍內容的擇取與修改

在近代的文學史研究中，最常與《三言》並列討論的作品，是凌蒙初的《二拍》，但其實兩者之間有個最大的差異，凌蒙初的《二拍》是創作內容，所以凌氏之於《二拍》而言是一位作者，而馮夢龍之於《三言》的情況則是比較複雜，他同時具備了編輯者與創作者的身分。

但可惜的是，《三言》共120篇的內容內，雖已有源流的考證，但仍無法全數切確斷定出哪些篇目是由馮夢龍所創、哪些是由他所編纂與改動，就目前學界成果來看，在《三言》中《警世通言·卷十八·老門生三世報恩》被認為是馮氏自我的寫照，而〈衆名姬春風吊柳七〉、〈明悟禪師趕五戒〉、〈喬彥傑一妾破家〉則是被認為修改幅度較大的篇章。⁴⁰

概略來說，從目前學界的彙整成果來看，馮夢龍編輯《三言》的主要著力點有三：其一是統整回目，《三言》的回目整體來說編輯得相當整齊，雖然各個故事都是獨立的篇章，但回目的安排卻類似於章回小說一般，⁴¹其二是修改了話本小說原用於「說話」上，表演性質較高的用語，可以說是將說唱性質的話本故事，往案頭讀物再推進了一層，⁴²其三則是內容的編改與增補，⁴³而這部分也是呈現馮夢龍編輯策略最為明顯的地方，亦是本段落的主軸。

⁴⁰ 這部分的討論已有許多學者有完善的成果，可見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頁62-84、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頁398-402、劉淑娟：《馮夢龍通俗文學志業之研究》，頁160-164。

⁴¹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頁399。

⁴²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頁399。

⁴³ 實際的內容增補，目前也有許多學者研究過（同註40），故本文在此不一一補述，僅就同題材在不同出版品上的修改策略來討論。

如同上一章所指出的，馮夢龍對於《三言》的預設讀者群體是有所改動的，他有意識地在讓自己所編纂的出版品，可以符合儒家「教化」的期待，而這一點其實在《古今小說》的序文之中便可見，馮氏坦言：「然如《甌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⁴⁴也就是說，馮夢龍在編輯故事的時候，已經是有意識地在評選內容的合適度。

然而實際的趣味之處，不單在於馮夢龍的修改，而是同樣的材料內容，馮夢龍會依據刊物性質的不同，加以調整，使內容符合書籍的定位與要求，為了方便理解，本文以表格方式呈現《三言》內容題材的來處，以及相同題材也有出現在《情史類略》中的部分，詳見文後附錄。⁴⁵

以《三言》來說，其中所編選內容材料有許多是與《情史類略》相同，以大木康所推測的書籍出版時間，《三言》與《情史類略》的編纂時間應該相當接近，⁴⁶而在《三言》120篇的作品中，共有39篇，將近三分之一與《情史類略》相同。而《情史類略》到底是怎麼樣的一部書籍呢？此書在基礎上也是馮夢龍蒐羅往昔故事，彙編籍成的作品，但筆者認為，相對於《三言》來講，《情史類略》的商業考量較低，甚至可說是出於馮夢龍自己的興趣與志向，見其自序中所云：

情史，余志也。余少負情癡，遇朋儕必傾赤相與，吉凶同患。聞人有奇窮奇枉，雖不相識，求為之地，或力所不及，則嗟歎累日，中夜輾轉不寐。見一有情人，輒欲下拜。或無情者，志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導之，萬萬不從乃已。嘗戲言，我死後不能忘情世人，必當作佛度世，其佛號當云「多情歡喜如來」。有人稱讚名號，信心奉持，即有無數喜神前後擁護，雖遇仇敵冤家，悉變歡喜，無有嗔惡妒嫉種種惡念。又嘗欲擇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傳，使人知情之可久，於是乎無情化有，私情化公，庶鄉國天下，藹然以情相與，于澆俗冀。⁴⁷

⁴⁴ [明]馮夢龍：《古今小說》，《古本小說叢刊第31籍》，頁6。

⁴⁵ 該表格之整理以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劉淑娟：《馮夢龍通俗文學志業之研究》中之資料為底本，並重新核對修正，而《情史類略》卷數之使用版本為天一出版社，1985年所出之版本。

⁴⁶ 詳見註17。

⁴⁷ [明]馮夢龍輯：《情史類略》（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10月），頁1。

在這個序言中，可以得知的事情有三：其一，《情史類略》的編輯是馮夢龍的個人理想之一、其二，馮夢龍編輯《情史類略》的期待目的是「使人知情之可久」、其三，在《情史類略》的編輯過程中，相對於《三言》中一再強調的教化理念，馮夢龍表現出的其實已參有了佛教思想，只是在整體概念上，仍存有他自己身為儒家文人的雅正理念。⁴⁸

那麼從成品的定位上不同，對照其共同材料的改變，或可以看出馮夢龍的在商業編輯上的不同考量。筆者於下將以兩篇材料為分析，其一是被馮氏認為「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的〈柳耆卿詩酒翫江樓〉、其二則現在流傳甚廣的〈杜十娘〉。

〈柳耆卿詩酒翫江樓〉原出於《清平山堂話本》之中，其故事大概的內容是說柳永任縣令時，看上歌妓周月仙，然而月仙已心屬黃員外，故柳永設計讓船夫姦汙月仙，並以此為要脅，讓月仙從於自己。

這樣的情節，在以情為主，使情歸於「雅正」的《情史類略》之中，馮夢龍將其歸在「情累篇」，又改編名為〈柳耆卿〉，內容上刪縮了部分的細節，但整體情節沒有變動，卻是在故事末端加上了一句「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完整了柳永為情所累而損名的形象。

但是在《古今小說》之中，馮夢龍做了非常大篇幅的改動，篇名改為〈眾名姬春風吊柳七〉，故事中除了補述了柳永受貶的經過之外，更大肆渲染了柳永的文才與風流。且將月仙遭姦汙的故事橋段，改成月仙有情於黃姓窮秀才，卻遭劉員外設計，讓船夫污辱了月仙後，以此為把柄，要脅月仙屈從，而柳永在這則故事中，則是扮演著成全才子佳人故事的地方父母官，故事的最後寫到柳永罷官歸去，盡表其任性風流。

而完整表現出馮夢龍對於〈柳耆卿詩酒翫江樓〉原故事的不認同，可見《古今小說》中的評文，在劉員外設計請人姦汙月仙的橋段裡，馮夢龍寫下

⁴⁸ 從整個序言全文來看，筆者認為馮氏的思想在儒家的層面著墨並不多，只是在文後，他有提及：「是編分類著斷，恢詭非常，雖事專男女，未盡雅馴，而曲終之奏，要歸於正。善讀者可以廣情，不善讀者亦不至於導欲。」此段又轉去追求雅正傳統的理念，筆者認為可能是明代心學中，儒佛相混後的影響，然明代與馮夢龍的思想研究並非是本文的重點，故於此不多提，引文詳見〔明〕馮夢龍輯：《情史類略》，頁1。

了：「劉二員外，惡極！惡極！」⁴⁹強力批判了此舉措的不應該。但如前所言，設計月仙的橋段在故事的原樣中，本是柳永所為，且馮氏將此故事移置《情史類略》中時，亦無用此強烈的語句來批判，僅言其因情而損名。而馮夢龍何以做出如此大篇幅的改動之因，見其在《古今小說》中的評語可知：

此條與〈翫江樓記〉所載不同。〈翫江樓記〉謂柳縣宰欲通月仙，使舟人用計，殊傷雅致，當以此說為正。⁵⁰

如第二部分所言，馮夢龍編纂《古今小說》的目的是在可以「嘉惠里耳者」，自是不宜有傷教化的情節，故即便是為了「情」而來「傷雅致」的段落，馮夢龍也選擇將其改寫，以符合能與六經國史相輔的「正」。

另一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在歷來的討論中，鮮少被列入討論中，然其中亦可見同一筆材料，馮夢龍不同的處理與認同。杜十娘故事原出《負情儂傳》，⁵¹大意即云，名妓杜十娘與李生相戀，並自籌贖身費與李生出走，奈何李生後來為金錢與人言所迷惑，欲將杜十娘轉賣給新安人，十娘假意首肯，最後漁船頭上，將己身值千百金的珠寶全數投入江中，並怒斥新安人與李生，隨後投江自盡，而新安人與李生則遭眾人追打，兩人乘船而逃，不知去向。

在《負情儂傳》的故事最後，作者對於故事的評價乃是：「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稱烈女哉！雖深閨之秀，其貞奚以加焉！」⁵²原作將故事的價值聚焦在杜十娘的貞與烈之上。而相同的故事情節，馮夢龍在《情史類略》中對其留下了非常不同的評價：

新安人，天下有情人也！其說李郎也，口如河，其視十娘也，目如電，昔十娘之早遇李生而不遇新安人也！使其遇之，雖文君之與相如，歡而是耳！雖然，女不

⁴⁹ [明]馮夢龍：《古今小說》，《古本小說叢刊第31籍》，頁537。

⁵⁰ [明]馮夢龍：《古今小說》，《古本小說叢刊第31籍》，頁538。

⁵¹ 原文未見，乃讀胡士瑩所轉錄之內容，詳見《話本小說概論》，頁403。

⁵² 原文未見，乃讀胡士瑩所轉錄之內容，詳見《話本小說概論》，頁407。

死不依，不痴不情，於十娘又何憾焉！⁵³

馮夢龍聚焦在角色情感層面，在以情為主的編纂規則下，它給予新安人是正面的肯定，對於杜十娘之死，也在情性的層面之上給予認同。然而在《警世通言》裡，故事篇名改作〈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情節上大致相同，且給了李生與新安人完整的姓名，此外尚多了柳遇春這個角色，協助李甲籌措杜十娘的贖身費，而在「以前因後果為勸懲，以道聽途說為學問」⁵⁴為編輯概念的主軸之下，馮夢龍在結局中，不單以李甲、新安人孫富被迫打逃去為結，更敘寫了李甲後來「終日愧悔，鬱成狂疾，終身不痊。」⁵⁵、孫富「得病卧床月餘，終日見杜十娘在傍詬罵，奄奄而逝，人以爲江中之報也。」⁵⁶，而在故事中情義相挺的柳遇春，則意外打撈到杜十娘沉於江中的寶匣，並夢見杜十娘前來謝先前相助之恩，且於文末更寫道：

後人評論此事，以為孫富謀奪美色，輕擲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識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無足道者。獨謂十娘千古女俠，豈不能覓一佳侶，共跨秦樓之鳳，乃錯認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變為仇，萬種恩情，化為流水，深可惜也！⁵⁷

同樣的故事題材，對於新安人這個角色，馮夢龍因為出版品定位的不同，也調整了對他的評價，從「天下有情人」變成「固非良士」，而對於故事情節的正負面評價，變得明顯許多。筆者於這一段落中，略取此二則故事的編纂變化來討論，從這些差異之中，筆者認為可以讀出的，馮夢龍在編輯《三言》時，是有明確地意識到出版品自身的定位，並由此去改動內容，強化是非與雅正的觀念，而這也是馮夢龍在商業出版品之中，融入自身的儒家思維，同時也是為了滿足他自身對《三言》的定義而做出的編輯策略。

⁵³ [明]馮夢龍輯：《情史類略·卷14·杜十娘》，頁420。

⁵⁴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古本小說叢刊第32籍》，頁206。

⁵⁵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32》，《古本小說叢刊第32籍》，頁578。

⁵⁶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32》，《古本小說叢刊第32籍》，頁578。

⁵⁷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32》，《古本小說叢刊第32籍》，頁578。

肆、《三言》版本版式變化

馮夢龍所編的《三言》，在明代有衆多版本，且在清初亦有翻刻本問世，⁵⁸而在這諸多版本之中，其版式有了部分的變化，以表格略舉如下：

表5 《古今小說》版式與版本差異

書名	古今小說	喻世明言
出版商	天許齋	(明)衍慶堂
卷數	40卷40篇	24卷24篇
行款	正文半頁10行，行20字	
插圖	圖40葉	圖24葉
刻工名稱	第74圖，署名「素明刊」 (如圖6)	無，應是殘版之內容未有保存到第74圖
眉評	有(如圖7)	有(如圖7)
插圖	有題字	有題字
備註		24卷本應是取《古今小說》之殘版重印

⁵⁸ 有無清代刻本一事，筆者暫處於懷疑的狀態。就筆者所能查到的資源，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的雙紅堂文庫中，其中將《醒世恆言》的衍慶堂刊本歸類在清初刻本，但除了雙紅堂文庫之外，一樣討論到《醒世恆言》的版本研究中，其規制(正文半頁12行，行22字，共有40卷本與39卷本兩種)相同者，在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頁40)、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108)、黃明芳(《馮夢龍作《三言》的社會經濟基礎》，頁129)之中都有提到，但皆未明確論其出版年，多僅推測此為後來的翻刻本，但概念上仍是將其歸類在明代所出。此外，繆詠禾(《馮夢龍和三言(遼寧版)》，頁23)則是直接將《醒世恆言》的衍慶堂刊本歸類在明代天啓7年所出，筆者認為這推論還有值得審思的部分。但一樣都歸在衍慶堂所出者，孫楷第則記有《喻世明言》24卷，版式與《古今小說》相同，推測為其殘版重印、《警世通言》則是行款與兼善堂相同，標為明本(詳見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105-106)。是以筆者認為，這情況有兩種可能，一者是衍慶堂可能有兩間，一間是明代另一間則是清代所設，僅是同名耳，而在此假設之下《喻世明言》、《警世通言》應該明代衍慶堂所刻，故其行款與同時期者無太大差異，而《醒世恆言》則為清代所刻，是以其行款與其他兩本不同；另一種可能則是，衍慶堂僅有一間，經營時間橫跨明末清初，只是它所取得之舊版殘亂不一，故印出不同行款的出版品。然筆者個人是較偏向第一種可能，本文亦將依此來論述。

表7 《醒世恆言》版式與版本差異

書名	醒世恆言	醒世恆言	醒世恆言
出版商	明葉敬池刻本	明葉敬溪刻本	(清)衍慶堂(兩種)
卷數	40卷40篇	40卷40篇	1. 40卷40篇 2. 39卷39篇, 第23卷〈金陵縱欲亡身〉遭刪
行款	正文半頁10行, 行20字	正文半頁10行, 行20字	正文半頁12行, 行22字
插圖	圖40葉, 存74幅	圖40葉	無圖
刻工名稱	21、22版心下方, 有刻工「郭卓然 鐫」(如圖11) 第40圖版心下方, 署「郭卓然 刻」(如圖12)	未知, 筆者未見其書之原影	無
眉評	有(如圖13)	未知, 筆者未見其書之原影	無(如圖14)
插圖	有題字	未見其圖, 孫楷第記同明葉敬池刻本	無



圖11 明葉敬池刻本《醒世恆言》插圖



圖12 明葉敬池刻本《醒世恆言》插圖



圖13 明葉敬池刻本《醒世恆言》內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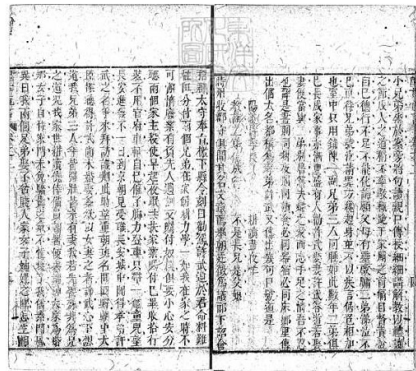


圖14 (清)衍慶堂《醒世恆言》內頁

從表格上看，在各個版之中，變化較大的當屬三桂堂版的《警世通言》以及清代衍慶堂所刻的《醒世恆言》，而這兩個版本在近代學者蒐羅《三言》書文的情況中，都是被斷定為較晚出的版本，⁵⁹是以從晚出版本上的變化，或可以推看出市場對於《三言》的接受看法。

三桂堂的《警世通言》在行款之上，與較早的兼善堂版的並無差異，然而在插圖之上卻有很大的改動，兼善堂的插圖除了有細緻的版畫之外，亦存有搭配圖片的題字：「徐用夜救鄭氏」（如圖15），然而三桂堂版的同一幅圖，卻是抹去題字（如圖16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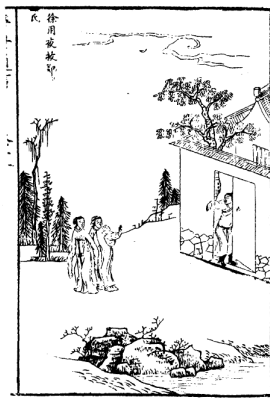


圖15 兼善堂《警世通言》插圖
第11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題字：「徐用夜救鄭氏」



圖16 三桂堂《警世通言》插圖
第11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無字

⁵⁹ 胡萬川：《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頁40。

論其刻畫筆觸，三桂堂應與兼善堂是同版，而刪去其字，除此之外，兼善堂所保留下的馮夢龍之評次，到了三桂堂時也是一併刪去，但在其目次之處，卻與兼善堂一樣，留有「可一主人 評」的字樣（如圖1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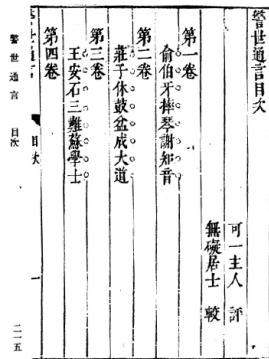


圖17 兼善堂《警世通言》目次



圖18 三桂堂《警世通言》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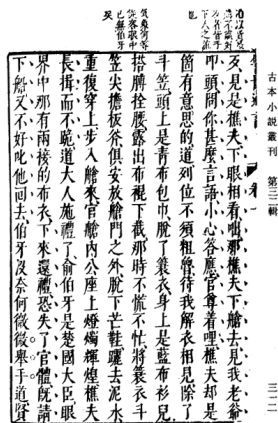


圖19 兼善堂《警世通言》內頁

有評：「以貴凌賤，不識好歹者，皆手下人之流也。」
 有評：「氣象何等從容，眼中已無伯牙矣！」



圖20 三桂堂《警世通言》內頁

三桂堂刻本不見評次，書頁上之手筆為私人藏書手抄紀錄。

馮夢龍的評次內容，有很大的作用在於強化他自己所預設的「教化」性，筆者認為其有肩負起一定的導讀作用，然而三桂堂將其抹去之後，雖不影響內容的閱讀，然而筆者認為書坊主此一改動，其實削弱了不少《警世通言》的文人性，雖然三桂堂的識語內容與兼善堂相同，但筆者不認為他在製版上對於讀者群體的區分與預設，有如兼善堂一般嚴謹與重視。

而三桂堂為何會做出此種改變呢？目前雖無明確的資料可以做出推斷，但從其晚出來說，筆者認為的可能性，是當時《三言》在市場上已經有了相當的知名度了，書坊主認為抹去這些次要的文字，將有助於讀者閱讀上的流暢，然而這也意味著，馮夢龍煞費苦心在評次上的形象與書籍定位，⁶⁰當其市場性已經開拓之後，並沒有被後續的書坊主繼續傳承，或許書籍的出版定位依然是以「木鐸醒世」為主，但這可能僅是延續《三言》拓展讀者區塊的手法，在實際上並無遵循。

而相似的情況，在《醒世恒言》上的變動則更為明顯，到了清代的衍慶堂版，其行款與其他幾版全不相同，從「正文半頁10行，行20字」變成「正文半頁12行，行22字」，每頁可多容納64字，而圖像與評次則完全略去，可在目錄頁上，卻仍有保留評次的屬名，這一點與明葉敬池刻本是相同（如圖21-24），但是行數與字體來看，應是全部重刻：

⁶⁰ 明代小說的評點者大略有三：其一是書坊主與下層文人，在這個分類中，評點的控制權落在書坊主的手上，其評點的內容商業操作性較大；其二則是文人評點，該類評點多半出自興趣或是受人之託；其三則是小說家的自評，主要用以強化自身的創作觀點與理念，而馮夢龍在評點的類型中，乃是歸屬於小說家的自評。以上分類參見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頁69-86。

醒世恆言目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可一居士 評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墨浪主人 較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第四卷	貴州郎獨占花魁	

醒世恆言 目次 一一

圖21 明葉敬池刻本《醒世恆言》目次

醒世恆言目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可一居士 評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墨浪主人 較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第四卷	灌園叟詠道仙女	
第五卷	灌園叟詠道仙女	

圖22 清衍慶堂《醒世恆言》目次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也須陰陽兩相扶

時人不解蒼天意 枉使身心著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弟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

醒世恆言 卷一 九五

圖23 明葉敬池刻本《醒世恆言》內頁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 也須陰陽兩相扶

時人不解蒼天意 枉使身心著意圖

話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弟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方年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歿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托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只有此女你把他做嗣女看成待其長成好嫁去潘家你搜搜所遺房舍衣飾之類盡數取之有潘家願賜財禮置下庄田就把與他做粉粉之費

圖24 清衍慶堂《醒世恆言》內頁

由此來看，後出之版在版式上顯得較為壅擠，也不見其評次之內容，這其實也代表了，馮夢龍的《三言》隨著市場的歡迎度越高，在晚出的流傳版本中，精緻度相對來說是下降的，同時也意味著，雖然第二節與第三節的內容中有提到，馮夢龍對於書籍的預設讀者群，是有經過調整，並且在諸多細節處，意圖使出版品能在儒家教化思想的包裝護持之下，以達到市場的需求與喜愛。

但是當《三言》已經開拓了市場的成功並建立起知名度之後，馮夢龍融入商業中的「儒」，卻沒有被書坊主所延續，反而又回歸了最原初的消閒讀物，在這個現象上，無能去斷定馮夢龍的策略是成功或是失敗，但可以確知者，《三言》這出版物，從馮夢龍一開始的規操作與市場反應來看，即便名義有經過諸多的美化，但仍然屬於商品的一種，而馮氏的編輯方式，實際上亦非純然出於文學本心，仍包含有部份商業策略與考量在其中。

伍、結論

從《三言》逐次變化的序文中，可以察覺到馮夢龍作為一個編輯者，有意識地調整書版品的讀者群，他並不將書籍的讀者群範疇鎖定在一般的大眾，而是刻意地拉高書籍的「教化」與「傳世」之意味，使其滿足於士人群體的期待，開拓出更大的閱讀市場，他提高作品層次的主因，筆者在本文中並不會覺得這全然是馮夢龍個人的情操使然，或許他長年受到的儒家教育環境中，確實供給了他對於雅正的追求，但在第三節的討論中，在藉由對照馮夢龍使用同一筆材料在不同出版物的修潤之上，將可以看見的是近乎牴觸的評論，而這與其說是馮夢龍的自我矛盾，不若是看作馮夢龍身為一個出版人對於不同性質的出版品，所展現出來的不同面向。

在本文中略舉的對照出版品是《情史類略》，於該書中，馮夢龍已言明是自身的志向表現，或可以當作那是相對接近馮氏的自我認同，於是反向來看，同樣的材料在《三言》與《情史類略》之中均有出現，馮夢龍卻給了截然不同的評價與框架，這其中所展現的，便是馮夢龍的商業編輯策略——他以儒家的教化思想來護持《三言》，而他的擇取也確實在市場上得到正面的迴

響。是以在儒與商之間的交互作用中，可以看出馮夢龍將儒家的思考方式融入商業的操作之中。當然，不排除這也有可能是他個人情操或是藝術手法的表現，由於文學的範疇不在本文的討論之中，單純從出版以及商業的角度來看，馮夢龍在《三言》的編纂上，藉由讀者定位的改變、教化理念的強調，確實成功地使《三言》受到了市場的歡迎。

但是，當《三言》受歡迎的現象已經成立時，在幾個後出的版本之中，書坊主重新翻刻《三言》的舊作時，卻在圖像與版式之上作了小幅度的改動，雖然在識語的宣傳之上，仍然延續著較早期版本的「教化」定位，但是在插圖的題字、評次甚或是版式之上有了改變，這些改變在無形之中，其實沖淡了馮夢龍一再強調的「儒」與「教化」，反倒是聚焦回故事內容之上，重新以消閒的讀物來面世。是以從這樣的改變來看，可以發現，當作品本身已經有了它的市場知名度之後，書坊主便不再刻意去維持它原有的、馮夢龍精心安排的細節，而是採取直接的方式去複製這一個可以獲利的商品繼續販賣。從這樣的結果來看，可以說馮夢龍最初對於《三言》的包裝與市場定位是成功的，而透過它的成功，其所樹立的形象，其實也影響了後來凌蒙初所著的《二拍》。

綜論而言，馮夢龍的《三言》其作成就的，不單是文學史上的藝術性，同時也展現了明代出版人的商業操作手法，雖然他與《三言》僅是明代商業出版市場中的個案，但筆者認為，藉由這種方式來探看馮夢龍與通俗小說，或可以提供給理解馮夢龍以及明代商業出版文化不同的觀察視角。

附錄：

表2 《古今小說》回目與其來處一覽

卷目	出自《情史類略》	其他出處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情史類略》卷十六 珍珠衫	宋懋澄（幼清）：《珍珠衫傳》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情史類略》卷十四 柳鶯英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第四卷 閒雲庵阮三償冤債	《情史類略》卷三 阮華	《清平山堂話本，雨窗集上》戒指兒記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鋸媪	《情史類略》卷二 賣鋸媪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遺弄珠兒	《情史類略》卷四 葛周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清平山堂話本·歎枕集上》羊角哀死戰荆柯 《寶文堂書目》羊角哀鬼戰荆柯
第八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本事出《新唐書，忠義傳》
第九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情史類略》卷四 裴晉公	本事出《玉堂閑話》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		
第十一卷 趙伯升茶肆遇仁宗		《寶文堂書目》趙旭遇仁宗傳
第十二卷 衆名姬春風吊柳七	《情史類略》卷十八 柳耆卿	《清平山堂話本》柳耆卿詩酒翫江樓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升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寶文堂書目》史弘肇傳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清平山堂話本》死生交范張雞黍 《寶文堂書目》范張雞黍生死交
第十七卷 單符郎全州佳偶	《情史類略》卷二 單飛英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情史類略》卷二 楊公	
第十九卷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情史類略》卷二十一 猿精	《清平山堂話本》陳尋檢梅嶺失妻記 《寶文堂書目》陳尋檢梅嶺失妻
第二十一卷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		
第二十二卷 木綿庵鄭虎臣報冤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入話即《醉翁談錄》鴛鴦燈 《熊龍峰刊行小說四種》張生彩鸞燈傳 《寶文堂書目》綵鸞燈記
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醉翁談錄》灰骨匣 《寶文堂書目》燕山逢故人、燕人逢故人鄭意娘傳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寶文堂書目》齊晏子二桃殺三士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寶文堂書目》沈鳥兒畫眉記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情史類略》卷二 紹興士人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情史類略》卷二 王善聰	由民間唱本《販香記》改編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取自民間傳說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趕五戒		《清平山堂話本》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寶文堂書目》五戒禪師私紅蓮
第三十一卷 閻陰司司馬貌斷獄		《五代史平話、梁史平話》 《三國志平話》中的頭回
第三十二卷 游鄴都胡母迪吟詩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文女	《情史類略》卷十九 張果老	《醉翁談錄》種叟神記 《寶文堂書目》種瓜張老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清平山堂話本·歌診集下》李元吳江救朱蛇 《寶文堂書目》李元吳江救朱蛇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情史類略》卷十四 王武功妻	《寶文堂書目》簡帖和尚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寶文堂書目》趙正侯興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為神		《寶文堂書目》任珪五顆頭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情史類略》卷四 沈小霞妾	《明十六種小傳》卷三 沈小霞妾

表3 《警世通言》回目與其來處一覽

卷目	出自《情史類略》	其他出處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第四卷 拗相公飲恨半山堂		
第五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第六卷 俞仲舉題詩遇上皇		此篇之頭回為《醉翁談錄》的〈卓文君〉、《寶文堂書目》的〈風月瑞仙亭〉
第七卷 陳可常端陽遷化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馮氏云：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 《寶文堂書目》玉觀音
第九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第十卷 錢舍人題詩燕子樓	《情史類略》卷一 關盼盼	《醉翁談錄》燕子樓
第十一卷 蘇知縣羅衫再合		由民間唱本《蘇知縣報冤》改編
第十二卷 范鰍兒雙鏡重圓	《情史類略》卷二 徐信	《寶文堂書目》馮玉梅記
第十三卷 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醉翁談錄》三現身
第十四卷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馮氏云：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 《寶文堂書目》葫蘆鬼
第十五卷 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第十六卷 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寶文堂書目》小金錢記 《也是園書目》小金錢
第十七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第十八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第十九卷 崔衙內白鷄招妖		馮氏云：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鷄》
第二十卷 計押番金鰻產禍		《寶文堂書目》金鰻記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甌笠	《情史類略》卷一 金三妻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情史類略》卷七 樂和	馮氏云：一名《喜樂和順記》
第二十四卷 玉堂春落難逢夫	《情史類略》卷二 玉堂春	舊刻《王公子奮志記》
第二十五卷 桂員外途窮懺悔		

第二十六卷 唐解元一笑姻緣	《情史類略》卷五 唐寅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第二十九卷 宿香亭張浩遇鶯鶯		《醉翁談錄》牡丹記 《寶文堂書目》宿香亭記
第三十卷 金明池吳清逢愛愛	《情史類略》卷十 金明池 當壚女	
第三十一卷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	《情史類略》卷四 婁江妓	
第三十二卷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情史類略》卷十四 杜十 娘	《負情儂傳》（原本不見，而宋懋 澄《九齋集》卷五中有所轉錄）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清平山堂話本》錯認屍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情史類略》卷十六 周廷 章	
第三十五卷 況太守斷死孩兒		
第三十六卷 皂角林大王假形		
第三十七卷 萬秀娘仇報山亭兒		《醉翁談錄》十條龍 《寶文堂書目》山亭兒 《也是園書目》山亭兒
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刎頸鴛鴦會		《寶文堂書目》刎頸鴛鴦會 《清平山堂話本》刎頸鴛鴦會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		
第四十卷 旌陽宮鐵樹鎮妖		《書舶庸談·天部》鐵樹記

表4 《醒世恆言》回目與其來處一覽

卷目	出自《情史類略》	其他出處
第一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第二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第三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情史類略》卷五 史鳳附錄	
第四卷 灌園叟晚逢仙女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情史類略》卷十二 勤自勵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第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情史類略》卷二 吳江錢生	
第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情史類略》卷二 昆山民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情史類略》卷十 陳壽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情史類略》卷二 劉奇	
第十一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第十三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		《醉翁談錄》聖手二郎 《寶文堂書目》勘靴兒
第十四卷 鬧樊樓多情周勝仙	《情史類略》卷十 草市吳女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繾	《情史類略》卷十八 赫應祥	
第十六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情史類略》卷十八 張蓋	《寶文堂書目》合色鞋兒
第十七卷 張孝基陳留認舅		
第十八卷 施潤澤灘闕遇友		
第十九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	《情史類略》卷二 程萬里	
第二十卷 張廷秀逃生救父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第二十二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縱慾亡身	《情史類略》卷十七 金廢帝海陵	

第二十四卷 隋煬帝逸游召讎	《情史類略》卷五 隨帝廣 由六篇宋人傳奇內容整合： 《隋遺錄》上、下 《隋煬帝山海記》上、下 《迷樓記》 《開河記》	
第二十五卷 獨孤生歸途鬧夢		
第二十六卷 薛錄事魚服證仙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獄中訟冤		
第二十八卷 吳衙內鄰舟赴約	《情史類略》卷三 江情	
第二十九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第三十卷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第三十一卷 鄭節使立功神臂弓		《醉翁談錄》紅蜘蛛 《寶文堂書目》紅白蜘蛛記
第三十二卷 黃秀才徵靈玉馬墜	《情史類略》卷九 黃損	
第三十三卷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		馮氏云：宋本作《錯斬崔寧》 《寶文堂書目》錯斬崔寧 《也是園書目》錯斬崔寧
第三十四卷 一文錢小隙造奇冤		
第三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報仇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長安		唐傳奇《杜子春傳》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獨步雲門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寶蓮寺		
第四十卷 馬當神風送滕王閣		

參考文獻

一、期刊

1. 程國賦（2009）。明清通俗小說識語研究。《文藝研究》，2009（4），30-40。
Cheng Guo-Fu (2009). A Study of Popular Language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terary research*, 2009(4), 30-40.

二、核心古籍

1. 〔明〕馮夢龍（1991）。《古今小說》，《古本小說叢刊第31籍》。北京：中華書局。
[Ming] Feng Meng -Long (1991). "Stories from Chinese Culture," "Ancient Novels Series No. 3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 〔明〕馮夢龍（1991）。《警世通言》，《古本小說叢刊第32籍》。北京：中華書局。
[Ming] Feng Meng -Long (1991). "Ching shih t'ung yen," "Ancient Novels Series No. 3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3. 〔明〕馮夢龍（1991）。《醒世恒言》，《古本小說叢刊第30籍》。北京：中華書局。
[Ming] Feng Meng -Long (1991). "Hsing shih heng yen," "Ancient novels Series No. 30".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4. 〔明〕馮夢龍輯（1985）。《情史類略》。臺北：天一。
[Ming] Feng Meng -Long Series (1985). "Qing shi lei lue." Taipei: Tianyi Publishing House.
5. 〔明〕馮夢龍輯（1983）。《情史類略》。長沙：岳麓書社。
[Ming] Feng Meng -Long Series (1983). "Qing shi lei lue." Changsha: Yuelu bookstore.
6. 〔明〕馮夢龍（2007）。《麟經指月》。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 第17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

[Ming] Feng Meng-Long (2007). “*Lin jing zhi yue*.” Wei Tongxian editor: “Feng Menglong Complete Works Volume 17.” Nanjing: Phoenix Press.

7. 〔明〕凌蒙初（1991）。《拍案驚奇》，《古本小說叢刊第13籍》。北京：中華書局。

[Ming] Ling Meng-Early (1991). “*Pai an jing qi*”, “Ancient Novels Series No. 1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三、專書

1. 〔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譯（2014）。《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Japan] Da Mukang, Zhou Baoxiong translation (2014). “*The Publishing Culture of Jiangna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 〔日〕小川陽一（1981）。《三言二拍本事論考集成》。東京：新典社。

[Japan] Ogawa Yang Yi (1981). “*San Yan Er Pai Ability to test integrated*.” Tokyo: New Code Club.

3. 王利器（1981）。《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Wang Li-Chi (1981).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anned novels dramas historical materials*.”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4. 王凌（1992）。《畸人·情種·七品官——馮夢龍探幽》。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

Wang Ling (1992). “*Abnormal people. Love. Seven quality officer- Feng Menglong to explore*.” Fujian: Channel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5. 王鴻泰（1994）。《《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

Wang Hong-Tai (1994). “*“San Yan Er Pai” spirit history research*.”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6. 胡士瑩（1980）。《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

- Hu Shi-Ying (1980). "Introduction to storybook nove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7. 孫楷第 (1982)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
- Sun Kai-Di (1982). "Chinese Popular Fiction Book."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8. 陸樹勳 (1987) 。《馮夢龍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Lu Shu-Lun (1987). "Feng Menglong research."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9. 陸樹勳 (1993) 。《馮夢龍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Lu Shu-Lun (1993). "Feng Menglong scattered theo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0. 黃明芳 (2010) 。《馮夢龍編作《三言》的社會經濟基礎》。臺北：花木蘭。
- Huang Mingfang (2010). "Feng Menglong "Sanyan" soci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Taipei: Mulan Cultural Publishing House.
11. 程國賦 (2008) 。《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Cheng Guo-Fu (2008). "Books and Novels in the M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2. 董捷 (2015) 。《版畫及其創造者——明末湖州刻書與版畫創作》。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 Dong Jie (2015). "Printmaking and its creators - Huzhou engraved book and printmaking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Hangzhou: China Academy of Art Press.
13. 繆詠禾 (1993) 。《馮夢龍和三言》。臺北：萬卷樓。
- Miao Yong-Wo (1993). "Feng Meng Long and San Yan." Taipei: Roll House.
14. 繆詠禾 (1992) 。《馮夢龍和三言》。遼寧：遼寧教育出版社。
- Miao Yong-Wo (1992). "Feng Meng Long and San Yan." Liaoni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5. 聶付生 (2002) 。《馮夢龍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 Nie Fu-Sheng (2002). "*Feng Menglong research.*" Shanghai: Xue Lin Publishing House.
16. 魏子雲 (1990)。《金瓶梅散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Wei Zi-Yun (1990). "*Jin Ping Mei on the theory.*"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7. 譚帆 (2001)。《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Tan Fan (2001). "*A Study of the Review of Chinese Novels.*"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8. 譚正璧 (2012)。《譚正璧學術著作集：三言兩拍源流考 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Tam Choi-Bi (2012). "*Tanzhengbi academic works: "San Yan Er Pai" "origins of the test."*"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四、學位論文

1. 胡萬川 (1973)。《馮夢龍生平及其對小說之貢獻》。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Hu Wan-Chuan (1973). "*Life of Feng Menglong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Novel*". Taipei: Master's thesis,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 劉淑娟 (1996)。《馮夢龍通俗文學志業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Liu Shu-Juan (1996). "*Feng Menglong popular literature Zhiye research.*" Chiayi: Master's thesis at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nese Institute.

五、資料庫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資料庫：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查詢
網址：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index.php
Central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Database: names of the authoritative biographical data query

Website: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index.php

2.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雙紅堂文庫：全文影像資料庫

網址：http://hong.ioc.u-tokyo.ac.jp/list.php?p=14&order=rn_no&jump_data=4

Tokyo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Collection: Shuang Hongtang Library:

Full-text image database

Website: [http://hong.ioc.u-tokyo.ac.jp/list.php? P = 14 & order = rn_no & jump_data = 4](http://hong.ioc.u-tokyo.ac.jp/list.php?P=14&order=rn_no&jump_data=4)

